

## 一，中日关系

### (1)我和福岛县之缘

前面讲过，我所任职的“日中协力促进会”向灾区捐赠救援物资时我没加思考就选择了离福岛核电站只有30千米的福岛县磐城市，其中有我与福岛县之间的不解之缘。

1980年5月开始，地处磐城市，生产不锈钢厨房设备的日本可丽娜公司连续5年接受中方派遣的为期1年的技术研修生，每批30人，学习不锈钢涮洗台等现代厨房设备的制造技术，从而为中国新一代厨房设备产业培养了骨干人才。我们在该企业的研修方式与后来实为劳动力的大批赴日研修生完全不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该企业技术人员指导下的理论学习、产品设计及工艺管理学习等，仅在研修结束前1个月左右才到生产流水线参与短时间的实习，根本谈不上为企业创造价值。该企业一年为培训研修生的花费高达5000多万日元（合400万元人民币）。

这家企业老板之所以慷慨大方的接受这么多研修生到该企业学习，很大程度源于战争时期他曾在中国生活过的经历，对中国人民有一定感情。

我作为研修生派遣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批研修团的研修活动，一年的研修生活使我对磐城市当地的一山一水记忆犹新，福岛核电站那不冒黑烟的高大烟筒更是印象深刻。

另外，磐城市所属福岛县也和我的日本经历有着千丝万缕之缘。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向日本派遣红富士苹果技术研修生，经原日本国会议员富塚三夫先生介绍我曾到福岛县考察，并在当年向日本派了十几名果树研修生。也是80年代中期，经过与福岛县出身的和田敬久先生商谈合作，最终促成全中国第一家卡拉OK在北京安家落户。甚至曾受福岛妇女团体之邀，为向往“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福岛县女士们做过题为“当代中国妇女”的报告，惹得妇联埋怨我这个工会爷们儿不务正业，抢了她们的饭碗。

但是其中也有一次在福岛非常重要的活动经历，虽然至今历历在目，但最后却一事无成。

那是1988年，我参加了福岛县高乡村100多村民为我一人举行的欢迎会，村长代表全体村民，迫切呼吁强烈“要求”我这个老知青介绍中国新时代年轻姑娘到高乡村“插队落户”，以解决该村寡汉“剩”男娶不到老婆睡不着觉的窝火内急。虽然村民们希望诚恳，要求迫切，盖因这项活动大有“拐卖妇女”之嫌，时值国内一些地方“从重从严从快”打击反革命的拐骗罪犯之际，故在我的访日报告中隐瞒未报，只向同一办公室的老领导，中国职工对外交流中心王继钰秘书长三两句话带过。作为他的副手，我不得不私下禀报，以防将来又运动时被游街示众。



最先接受中国研修生的可丽娜厨房设备公司



红富士苹果研修生



日本卡拉OK北京

安家落户